

【清宫绝恋系列】

XU NILAI SHENG

叶紫◎著

许你来生

如果今生不能和你相爱到老，那就让我预定你的来生吧



朝華出版社



起点女生频道
mmcmfu.com

许你余生

朝華出版社

貳

叶紫◎著

XU NI LAI SHENG

叶紫

温暖而美好的江南水乡走出的素雅女子，典型的天秤女，爱好美与和谐，天性善良温和。笑言生平最大的梦想是中彩票五百万，也和所有女子一样喜欢逛街，闲暇时光看书、写字、听歌，怡然自得。喜欢温暖美好的故事，一如江南温暖的流水，希望自己的文字如暖流，划过所有人的心尖。



许你来生

XU NI LAI SHENG

三生缘起，今生缘尽，来生缘绵。

交错三百年时空，勇敢的女子倾注情感爱恋冷峻的雍正大帝。

他，睥睨天下江山。

她，凝神命运劫数。

现代都市漂泊的她，哀婉地依伴于他的温暖。

他们之间，隔着年龄、地位，原本简单而又平凡的幸福，在帝王之家竟是如此的艰难。

错误的相遇，凄美的爱情，今生的眷恋，来生的承诺。

她的永爱是胤禛，他的真爱是谁？答案飘散在长风中……

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只有二人的故事，同样美好的旁人，在他们的情感面前又将何去何从？

雍正四年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由于年纪新丧，除夕夜过得甚是简单，我也仅仅在大年初一的早上见过胤禛一次，其余时间他依然在九州清晏处理公务。

“小姨，你看我画得好不好看？”年初三一大早，承欢就捧来了她前几天精心制作的年画，那是一幅《岁寒三友图》，坚毅不拔的青松，挺拔多姿的翠竹，傲雪报春的冬梅，虽系不同属科，却都有不畏严霜的高洁风格，它们在岁寒中同生，素来为中国古今文人所仰慕，常常被用来歌颂品格之高洁，生命之长青，承欢的手笔虽然略显稚嫩，但是对十多岁的孩子来说确属不易了。

我摸摸她的小脑袋：“画得不错啊，是送给我的吗？”

“小姨想要？”她惊喜地看着我，我郑重地点点头，她眼珠子一转又说道，“我不相信，小姨这里有皇伯伯亲书的春联，才不会看上承欢的画呢。”她说完熟门熟路地从我梳妆台的抽屉里取出一副字，“瞧瞧，我没说错吧，”她展开春联，装模作样地读道，“春回大地百花争艳，日暖神州万物生辉。”

我点了下她的俏鼻：“你个小鬼头，人小心思倒不少，说说看你是怎么知道的？”

“除夕夜我来的时候，见小姨拿着春联发呆，我就在旁边站了会儿没敢惊动

你。”承欢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我，把头埋进我怀里，小声说道，“我没说错话吧，小姨。”

“没没错。”我将春联收了起来，那天我正是想起了我做太医那会儿，王公公送了这副春联过来，我也是头一回见识到胤禛的真迹，回忆起往事未免有些百感交集，才会发了好一会儿的呆。

“这是什么？”承欢好奇地拎起我堆在桌子上的彩纸。“小心点，别弄断了，”我叮嘱道，“我在剪窗花呢。”

我把已经剪好的几截抖开，这是一簇纸剪团花，红纸为主，黄纸衬底，图案是非常复杂的，有六条龙，六只凤凰，十二朵牡丹，十二只喜鹊，代表着一定的寓意：凤翔于天，龙戏于水，此乃“龙凤呈祥”；牡丹怒放，暗寓“富贵荣华”；喜鹊登上红梅枝头，谐音“喜上眉梢”；大团花的外围，是五只翩然飞翔的蝙蝠，翩翩起舞，象征“五福临门”。

承欢直瞧得目瞪口呆，良久她才回过神来：“小姨，这是你剪的？”

我点了点头，她一下扑到我怀里：“小姨好棒，我要学，我要学嘛。”

“好，学是没问题，那你可得保证这次不可以半途而废哦！”我这么说她不是没道理的，以前她跟我学医术的时候就不上心，头脑是非常的灵活，我说了一遍的穴道她都能记明白，可过几天再问她，她就全还给我了。

承欢忙不迭地点头：“这次一定不会了，小姨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可不能一棍子把我打死了。”她嘴里嘟囔着，脸上的表情古怪极了。

我笑着捏了捏她的脸：“剪窗花是一件十分需要耐心的事，”我指了指眼前的各种彩纸，“而且要特别的细心，稍不留神就会漏掉其中的细节。”我示意承欢拿起剪刀，“先从简单的学起，跟着我先剪一个六角形……这便是最易学的雪绒花图案了。”

承欢的处女作不错，有棱有角，层次分明，我刚夸了她一句，她乐得捧着作品显摆去了。

没过多久，承欢就回来了，小脸皱成了一团，这丫头是怎么了，刚才出去的时候还是兴高采烈的，现在倒好，满面的愁容。“怎么了承欢？谁欺负你了？”我忙拉住她的手问道。

“我刚拿着窗花去长春仙馆见弘历哥哥，听说是病了，连个影子都没见到。”承欢郁闷地一屁股坐了下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病，问宫女太监他们也不说。”她



忽然又挂上了笑容，“不过我聪明啊，我乘他们不注意，把药方拿来了，”她从衣袖里掏出张方子递给我，“小姨一看就明白了。”

我一看顿时冒了一身冷汗，我紧紧抓着承欢的手：“承欢，你确定这是给四阿哥的药方？”

“没错，”承欢疑惑地问道，“小姨，弘历哥哥究竟是什么病？”

我没有说话，径自往门外跑去，承欢跟在后面叫着：“小姨你要去哪里？等等我啊。”

我的心跳得厉害，步子越走越快，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制止弘历服用这方子上的药，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我气喘吁吁地跑进长春仙馆，宫女小兰恭敬地向我请安，我朝她摆了摆手，问道：“四阿哥有没有服过药了？”

小兰回道：“刚拿进去。”我一听，马上冲进里屋，弘历端着药正要往嘴里送，我来不及多想，用力地拍掉药碗，药碗掉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响声，一下被砸得粉碎。

弘历沉下了脸：“涵姨你这是做什么？”

这时，承欢也已经跟着进来，她看到此般景象，怯怯地缩到了我身后，我拍了拍她，转向了弘历，平静地说道：“这药不能喝。”

“不能喝？”弘历眯起眼睛看我，脸上满是不屑，“这可是太医开的方子。”

我将药方摊平了放到弘历的面前：“四阿哥，这药开得是没错，可剂量绝对有问题，正常人按这分量服用都难免大病一场，更何况你还在病中，”我捋了捋发丝，喘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我不会害你的。”

弘历的表情半信半疑，他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在一太监耳畔轻声说了几句，那太监点点头，走了出去。

弘历慢条斯理地坐在床沿上，早有宫女走上前来伺候他穿上鞋子，他缓缓站了起来，淡淡地说道：“我已经去请孙太医来了，等他看过药方，谁对谁错一问便知。”

他朝承欢招了招手，承欢从我背后闪了出来，还是死死抓着我的手，脸朝向弘历说道：“弘历哥哥，小姨的医术也是很高明的。”

我苦笑了一声，他还是不信任我，不过也好，有孙太医作证，事情便可明朗，弘历摇头不答，注视着窗外，承欢侧过脸来看我，我微笑不语。

大约半炷香的工夫，孙太医带着一身的寒气大踏步进来，请安后，弘历便说明缘由请他仔细地查看方子，孙太医对着方子瞧了半晌一直没有开口，直到弘历催促，他才缓慢地吐出几个字：“药方确实有问题。”说着，他还有意无意地看了我几眼。

奇怪了，方子又不是我开的，看我干吗？

弘历猛地拍了下桌子，抓起茶杯狠狠砸在地上，怒道：“请冷太医来。”

我的身体一僵，心里一颤，是父亲开的方子吗，我求救似的看向孙太医，他叹了口气，微微点了点头。我抢过桌子上的药方，果然是父亲的笔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父亲做御医多年，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我摇着头，心里乱成一片，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事会和父亲有关，恐惧慢慢涌了上来，快要将我整个击碎，我脚下一软，身体就要往地上跌去，幸得承欢及时拉住我。

“承欢，你扶涵姨回去。”弘历命令道。

承欢点点头，挽住我的胳膊。“不！”我叫了一声，“请让我留在这里。”我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对弘历说道。

“涵姨，请懂得避嫌。”弘历看都不看我，“承欢，还不走？”

我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尽，任凭承欢拽着我的手臂，离开的时候看到父亲远远地走来，我却没有勇气叫住他，问清楚所谓的真相。

回到星云楼，一波又一波的恐惧笼罩着我，我坐立难安，已经几次催促翠翠出去打探消息，可是迟迟没有回音。

承欢虽然不明白事情的始末，也隐隐地觉出了一些不对劲，她不住地安慰我：“小姨不是你说的吗，有的时候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你别太担心了，冷老太医不会有事的。”

话虽如此，我还是放心不下，我相信父亲的专业操守，可是在明争暗斗的皇宫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里真可谓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就像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到现在我还是没有任何头绪，譬如我第一次流产，是谁换走了我的药；譬如映雪为什么要刺杀胤禛；再如蓝宁被杀一事，究竟谁才是幕后黑手。

“小姐，不好了！”翠翠匆匆忙忙地撞进来。

“怎么了？你快说。”我扳住翠翠的双肩，焦急地问道。



“老爷被打入天牢了……”

什么……我的眼前一黑，脚上轻飘飘的如踏在云里雾里，我惊得几乎不能呼吸，木然地看着眼前的翠翠和承欢，手足冰凉，心也凉到冰点。

“小姐！”“小姨！”耳边传来翠翠和承欢的叫声，我好似在悬崖走了一遭，我挣扎着起身：“我要去见皇上。”却被人拉住了手臂：“小姐，你想清楚了再去，听说就是万岁爷下旨将老爷打入天牢的。”

我抓着翠翠的袖子，嘴角哆嗦地说不话来，许久我才哑哑说道：“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去。”

我甩开了翠翠，趑趄地往九州清晏走去，突然觉得有人挽住了我，回头一看，是承欢，她担心地说道：“小姨，我陪你去。”我虚弱地朝她笑笑。

没走几步，看见胤禛朝这走来，王公公默默在他身后跟着，我顾不上规矩，开口就说道：“请问皇上我父亲所犯何罪，为何要关入大牢？”

胤禛皱了皱眉头：“有事回你那儿再说。”

我和胤禛一前一后地进了星云楼，承欢、翠翠和王公公识相地陆续离开。

我们对视良久，相对无言，他的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我终于忍不住了，站直了身体说道：“我不相信爹会伤害四阿哥，请皇上明察。”

胤禛伸手想搂住我，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依照我爹的人品，他绝不可能做这种事，我想其中一定有蹊跷。”

胤禛的脸色愈发的阴沉：“方子是他开的，笔迹也对得上，难道还有人陷害他不成？”

“不会的，我不相信。我是她的女儿，我绝对相信他的为人。”我颤抖着说道，“你有没有派人查过？你有没有验过其他太医的笔迹？你有没有站在他的立场好好想过这件事？你有没有为我想过？”我越说越激动，语速极快，摇着他的身体问道。

胤禛微抿嘴角，脸色越发的难看：“我知道你心里难过才急急赶过来，你倒好，一见到我你便兴师问罪。那你有没有为我想过，若是没证据我会关他吗？我在你眼里就是那么是非不分的一个？”

“雍正皇帝冷面冷心，冷血无情。”我咬着嘴唇，口不择言，根本没有计较后果，胤禛扣住我的下巴，冷冷地逼视我：“你再说一遍。”

我低下头不说话，年贵妃用血泪写成的临终绝笔都未能打动他，怎么能不叫

我心寒。

胤禛使劲拽着我的胳膊，我挣脱不了，他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你给朕再说一遍。”

“你弄疼我了。”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滴，胤禛将我往他怀里带去，把我揽在胸前，拍着我的后背：“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我把憋了多时的委屈全哭了出来，一边是生我养我的父亲，一边又是我倾心相爱的爱人，哪一边我都放不下，哪一个我都不能失去。我在现代的父亲已经为我失去了生命，我不能让这种事情重来一遍。

我抹干了眼泪，柔声道：“胤禛，答应我，放了我爹。”

“不行！”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他胆敢谋害皇子，绝不能轻饶。”

是了，因为四阿哥是弘历，是皇储继承人，是未来的乾隆大帝，所以他就可以放弃我，不顾我的感受，我张了几次嘴，艰难地说道：“我说的还是没错，你根本没有感情。”

“你是恃宠而骄，”一个冷冰冰的声音蓦然响起，“你笃定我不会拿你怎么样是吗？”

我转过身子不再看他，曾几何时，我们竟相疑至此，相弃至此，我背对着他说道：“我要去看我爹，请万岁爷恩准。”

“不准！”他和我几乎同时朝门外走去。我拦在他面前：“你答应过给我绝对的自由，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去见我爹，我要去看我娘。”

他先我一步迈出门：“从今天起没有朕的命令，你不许踏出星云楼一步。”

“你不可能困住我一辈子。”我冷哼道。

胤禛甩了下衣袖，眼里尽是凌厉：“那我们就试试看。”

当天一道圣旨由王公公送达：“……太医冷清秋之女冷若涵，品貌端正，秉性纯良，特册封为慧嫔……”原来这便是他困住我的方式，短短几个时辰，他把以前承诺我的事全悔了。他这般的劳师动众当真仅仅为了留下我吗？若真是如此，我也认了。

“冷姑娘，不，慧嫔娘娘，接旨啊。”王公公在一旁催促我。

我跪在地上双手接过圣旨，有些讽刺的场景，我曾经千方百计抗拒的东西，如今轻易地躺在我的手里。



“慧嫔娘娘，您现在该去皇上那谢恩才是。”王公公眼见我叫翠翠把圣旨收了起来，并且大大咧咧地倒了杯水，慢条斯理地喝下，忍不住提醒我。

我慢腾腾地放下茶杯，笑道：“王公公，不得踏出星云楼的规矩可是万岁爷定下的，没有皇上的旨意我可不敢随便出去。”

王公公呆立半晌，长长地叹了口气，随后连连摇头，没再看我转身出了门。

等王公公走后，我的笑容僵硬在嘴边，慧嫔，我终究还是成为了他后宫中的一员，将被永远禁锢在这方小院子里。

雍正四年正月初五，胤禛令诸大臣廷讯八爷九爷等所犯狂逆诸事，八爷口衔小刀，指天发誓：“若有虚言，一家俱死。”但是胤禛仍给其定性为：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

我虽说见过八爷几次，对他的印象还不坏，但是对于历史上的这段公案我没有办法作出公正的评判，因为不管怎样，我总是会站在胤禛这边。

元宵节，离父亲入狱已经整整十二天了，尽管我仍然心存希冀，幻想着胤禛终会还我父亲清白，可时间拖得越久，我的心里越是忐忑不安。

我不能坐着干等消息，必须采取主动，我寻思片刻，唯今之计，只有请十三爷出面帮忙了，我被禁足，只能唤来了翠翠：“翠翠，你替我去找怡亲王来。”

翠翠答应了一声，刚要出去，又转了回来：“小姐，我听承欢格格说，十三爷治水未归，这要去哪里找他？”

太不凑巧了，事情都挤在一块儿了，我在心里盘算了一番，除了十三爷还有谁可以帮我呢，对了：“那你去请沈大人。”

“小姐……”翠翠犹豫了一下说道，“您现在的身份已今非昔比，沈大人是不可以随意进出的。”

我无语了，虽说心绪比当日已平复了许多，可是事关父亲的生死，我没办法冷静。

“小姐，你来！”站在窗口的翠翠忽地朝我招了招手，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在水色相连之处，胤禛独自站立着，夕阳的光芒和他的龙袍交织在一起，耀眼而又刺目。

我们一个站在门外，一个站在里面，近在咫尺又远如海角，脚步如此的沉重，居然谁都没有勇气去推开这扇并不沉重的大门。感觉他的目光朝我这移来，我下意识地闪开，等我再看向他的时候，已不见了他的身影。

记得有一个做财务的朋友曾对感情作了番总结：缘分是会计原则，寂寞是累计折扣，想念是日记簿，暗恋是收不回的呆账，回忆是损益汇总，眼泪是业主权益，爱是存货。在这场交错时光的爱恋中，我想守候的终究不是眼泪和回忆，我也不希望经历了这许多，我们还是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父亲和他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们一直逃避也不是办法，我想，我必须和他好好谈一次。

心里渐渐拿定了主意，斟酌了很久，写下了一段话：我不愿成为你的平行线，一生只能和你远远观望；我不愿成为你的相交线，片刻温存后越走越远；我只愿和你共为一条直线，一前一后相随永远。

现代流行的手机短信被我借用了一下，只为了再次缝合两颗渐行渐远的心。我把前几天剪的窗花折好，同信一并交到了翠翠手里：“马上拿去给皇上。”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番心思是否管用，直到胤禛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才松了口气。

他嘴角微抿似笑非笑地瞅着我，我扯了扯他的衣袖，柔声道：“我爹年纪大了，我怕他的身子会受不住，我想去看看他。”

胤禛微微叹了口气，揉揉我的头发：“你还在怪我吗？若涵。”

我低头不语，除去爹的事，还有年羹尧，八爷，九爷，孰是孰非，我问不出口，也不想问，我只知道胤禛确实是个尽心尽力的好皇帝，虽说功过自有评说，可是他留下的骂名远远超过了他的功绩，雍正皇帝城府颇深且工于心计，诛杀功臣，篡位，屠弟，这些在现代都是对他最大的非议。

我握住他的手，轻声问道：“胤禛，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我明白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清的基业，可是你就不怕百年之后因为不被理解而遭人唾骂吗？”

他用探究的眼神注视着我，然后沉声说道：“个人事小，天下事大，我不会和你多作解释，不过我要你明白，转身并不一定是软弱和放弃，面对也不是无奈地接受，失去并不是得不到，天地万物之间不是只有是与非，有太多答案不是只有一个。所有的人都可以不理解我，可以唾骂我，只要你能明白我的难处我的抱负，



其他我都可以不在乎。”

我点了点头，握住他的手紧了紧，话至如此，我多说无益，我只要永远站在他的身后支持他，理解他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了。

他拍拍我的手：“去看看你爹吧，这些日子问他什么他都不开口，你去劝劝他，否则没人能够帮到他。”

狱卒磨磨蹭蹭地打开了牢门，我早已是心急如焚。

“爹，”我疾步上前，搀扶他起身，又仔细打量着他身上是否有被用过刑的痕迹，“爹，有没有人为难你？”

父亲摇了摇头：“我没事，你不必担心。”

我挨着他坐下：“爹，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须清清楚楚地告诉我，我才能救你出去。”

“涵儿，爹的事你不要再管了，只要你平平安安的，爹就安心了。”父亲揉着我的头发，眼睛有些稍稍发红。

“爹，女儿不孝，让您受苦了。您放心，我一定会想法子为您洗脱嫌疑，还您清白！”我扑进他的怀里，几日不见，父亲的白发又多了几根，我恨自己没用，只会暗自生闷气，却帮不到父亲。

未曾料到父亲用力推了我一把：“你无须再瞒我，你并不是我的女儿。”他静静说道。

我惊慌失措：“爹您何出此言？”

“我的涵儿打小与闻人一起长大，她对闻人的感情很深，又是当他兄长又是当他知己，而你一开始便对他有成见。”父亲喘了口气继续说道，“我的涵儿见酒即倒，所以她几乎滴酒不沾，而你的酒量甚好，我可能都不是你的对手。”父亲看了我一眼，顿了顿又说道，“我的涵儿看书的习惯仅仅是在医书里夹上一枚自制的红叶书签，而你每看到重要的地方便会写上自己的注解。”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父亲，不禁往后退了几步，没想到我的一些生活细节爹全都看在眼里，可是他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说出来呢？

“我说的没错吧？”父亲的眼里还存留着宠溺，可我觉得自己已经不配享有这份亲情了。爹直起了身子对着我说道，“即便你因为摔到了头导致失忆，可是性子也不至于改变这么多。你究竟是谁？”

我呆呆地站着，无言以对，我是谁，郑晓冰还是冷若涵？这些年来我已经把自己当做了真正的冷若涵，也把她的爹娘当做了我自己的父母。

“你不想说我也不会逼迫你，我既不是你的父亲，你便没有义务救我。”爹朝我摆摆手，“你走吧。”

“爹……”我唤了他一声，他已经转过身子不再理睬我。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星云楼，只觉得这条路竟是如此的漫长。

如今爹识破了我的身份，已不再认我是他的女儿，他不告诉我事情的始末，我又没有办法为他辩白，我头痛欲裂，一筹莫展。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才惊觉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帮我，可以听我倾诉的朋友。

如果我告诉父亲真相，告诉他我来自三百年后，告诉他我其实属于灵魂穿越，他的女儿早在三年前就死了，他会相信吗？他不把我当做疯子才怪呢！没有人可以接受这种解释，包括胤禛，尽管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翠翠，你觉得我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吗？”她从小就陪在若涵身边，也是有发言权的。

“没有啊，小姐，你怎么这么问？”翠翠的脸上写着问号，“就是性子比进宫前静了许多。”

“我不是说和进宫前比较，是当年我昏迷前后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也不知道想从翠翠那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只是难以割舍这份亲情，毕竟我已把自己融入其中，他们是我在这里唯一的亲人，也是我受伤的时候可以避风的港湾。

翠翠想了想，摇了摇头：“除了对欧阳公子的态度有些古怪以外，其他就没有了。”

原来还是因为他，看来以前若涵和师兄的关系还真是非同一般，提到师兄，他在映雪死后确实改变了很多，我为他终可以走上正途着实欣慰。我离开了同德药铺之后，就只剩下他一个人继续忙碌，他明明有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恋人，还被我生生破坏了，说起来我还是怪对不起他的。

“娘娘，万岁爷有请。”王公公的声音打破了星云楼一贯的平静。奇怪的是，王公公的声音在微微颤抖，就像刚经历了一件可怕的事。

我有些纳闷，胤禛让我去劝父亲，难道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结果？这不像是他的作风啊！

我莞尔一笑，随口问道：“王公公，你可知道皇上唤我何事？”



“娘娘去了就全明白了。”王公公的眼神闪烁，避而不谈。

看来是发生了重要的事，希望不是父亲的事又起变故，我现在脆弱得很，再有什么冲突怕是心脏都难以承受。

除了年妃的事我一直没再去九州清晏找过胤禛，我走得很快，王公公跟在我身后，几次追上来像是有话要和我说不欲言又止。

我心里直打鼓，告诉自己要镇定，可还是在进去的时候把脸都吓白了。

风华披散着头发，原本端庄秀丽的形象已不复存在，鹅黄色的衣衫破破烂烂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身上血肉模糊。

我几乎是跌到她身边，颤声道：“风华，你……怎么会搞成这样？”

她躲开了我，冷眼扫视了一圈，我这才发现胤禛、弘历、弘时都在，弘时脸色惨白，眼睛死死地盯着风华，而弘历一脸的漠然。

胤禛咳嗽了一声，对着风华说道：“风华姑娘，你要见的人已经到了，有什么你就说吧。”

风华把在场的每个人都仔细地看了一遍，最后视线落在我的身上。她退后了几步，“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冲我重重地连磕了三个响头。

“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我连忙上前拉她，她甩掉了我的手：“等我把话说完，你决计不会原谅我的。”

“有事起来再说。”我用力地拉她起身，她的眼眶里全是泪水，静默半晌，她缓缓说道：“当初在太医院时，是我在你的药里加了麝香，害得你小产。”

“你说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我不相信地看着她，“我和你无怨无仇，你没有理由这样做。”

她并没有理我，继续说道：“蓝宁也是我掳走的。”

我一把拽住她的身体，用力地摇晃着她：“为什么？蓝宁又做错了什么？你居然下得了手？”

风华惨然一笑：“连冷太医的方子都是我换走的，我实在是对不住你。”

孩子没了，蓝宁的惨死，爹被诬陷，我闭上眼睛，一件一件的事情在我脑海里回放，可我怎么都没法把残忍的凶手和眼前的弱女子联系在一起。

我转过头去看了胤禛一眼，他的脸上一丝血色都没有，手也在微微颤抖，我感觉脑子都快炸了，太多的事情充斥在一起，现在的我看谁都可疑，觉得谁都不能信任。

弘时突然叫道：“还不快把这名女子抓起来。”

门外守候的侍卫迅速冲了进来，将风华团团围住，我下意识地将风华挡在身后，我还是不能相信这些万恶不赦的事都是她做的。

胤禛皱紧了眉头，冷冷地喝道：“都给朕退下。”

弘时缩了下脖子，小声说道：“皇阿玛，此女所做之事简直是犯上作乱，你为何……”

“全给我退下，没有朕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胤禛面无表情地说道，已恢复了往日的镇定。

弘时还待再说什么，被胤禛用凌厉的眼神制止住。

弘历到现在为止没有说过一句话，任由我们争论，而他自己高高挂起。

忽然风华发出一阵毛骨悚然的笑声：“哈哈！”她径直往弘时走去，而弘时在她的逼视下节节后退。

“我是犯上作乱，哈哈，那你是什么？”风华眯着眼睛朝弘时步步靠近，她身上的血还在慢慢渗出，渐渐和衣服黏合在一起，看上去十分的恐怖，“是要我说还是你自己说？”

“你血口喷人！”弘时的脸涨得通红，他忽地扑到胤禛的脚下，抱住了他的腿，“皇阿玛，她妖言惑众，你千万不可信她。”

还未等胤禛表态，风华又是一阵狂笑：“看来你的记性不好，还是我来给你回忆一下，你同我说怕冷若涵怀上龙种，使你夺得皇位的计划节外生枝，因此要我给她下药。”风华的声音在发抖，她此刻的心情一定颇不平静，“我以为你给我的药只是避孕药，没想到却直接导致了她的流产。”风华满怀歉意地瞅着我，她眼里噙着泪，我知道她心里也不好受。难怪她曾经提到在紫禁城的时候就住了口，原来如此。

风华说话缓慢，直喘着粗气，每说一句话都非常的困难：“你要我绑走蓝宁是因为你和山西官员勾结的证据落在了沈豫鲲的手里，所以慌了神，千方百计地想拿回来。”怪不得沈豫鲲不肯找胤禛帮忙，因为牵涉了弘时，他不想让胤禛左右为难，原来如此。

风华有些站不住了，我扶住她，她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继续说道：“你喜欢冷若涵，可是她爱上你的父亲，你得不到她因此想出一石二鸟的毒计，让我换掉冷太医的方子。一来可以打击冷姑娘，二来又能借冷太医之手除去弘历——你的亲弟弟，扫清你继位的一切障碍。我在不仁不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只因为我爱你，可是你又是怎么对待我的？”



风华似乎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吼道：“原来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你只是在利用我，当我为你做了这许多事后，你居然要杀我灭口。你还说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我，就是想做上皇帝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我真是昏了头了，居然会相信你的甜言蜜语，其实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她急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我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弘时已经惊慌得面无人色，胤禔铁青着脸，弘历依然没有任何反应，只是两手握紧了拳头。

我脑中的线索渐渐清晰，原来所有的事情都是弘时搞出来的，他的最终目的便是夺嫡，为了这个虚无缥缈的位子，他不惜伤害无辜的人，自己的亲弟弟，父亲，还有深爱自己的女人。这个位子真有那么好吗？真值得他不惜任何代价地争取？我看不懂，也不会明白他心里的真实想法。

我心里已然透亮，我安慰风华道：“我不怪你，我能明白你的感受。这里的事情我想皇上自会秉公处理，我们先疗伤好不好？”

风华的嘴角滑过一抹苦涩的微笑，她把剑倒转过来，对准了自己的胸口狠狠地扎了进去，速度之快连在她身旁的我都措手不及。她最后朝我笑了笑：“我已无面目再活在世上，我对不起你。”随后她闭上了双目，软软地倒在我的怀里停止了呼吸。

我呆呆地抱着她的尸身，欲哭无泪，又是一个为情所累的可怜女子，为什么这世上最后被伤害的总是女人呢？她是害过我，可是背后黑手却是弘时，我可以原谅风华，却不能原谅这幕后指使之入。

我放下了风华的尸首，朝胤禔看去，他指着弘时嘴唇直打哆嗦，我知道他是气到了极点。胤禔骂道：“你这大逆不道的畜生，还不给我跪下。”

弘时立刻跪倒在胤禔面前，哭着说道：“皇阿玛，儿臣知错了，你原谅我吧。”

胤禔怒道：“原谅你？你和纳兰勾结对沈豫鲲下手的事朕早就知道，可出于一片爱子之心，朕将此事压了下来。可你居然不思悔改，愈演愈烈，现在还要陷害冷太医，杀害弘历，你简直……简直……”

胤禔气得说不出话来，而我再次被他的话震惊，原来他早就知道弘时是害死蓝宁的凶手，却不管不问，他这样护短，蓝宁岂不是死得冤枉？对沈豫鲲又何来公平可言？

弘时忽然站了起来：“既然事情已经败露，我就不再隐瞒。不错，所有的坏事都是我做的，不过我还有个帮手你们可能不知道。”弘时转向我，阴恻恻地说道，“不是别人，正是你的师兄欧阳闻人。”

“你胡说！”我不假思索地驳斥他，“我师兄决计不会和你狼狈为奸。”